

佛说胞胎经一卷

大乘宝积部

佛说胞胎经一卷

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

佛说胞胎经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于时贤者难陀宴坐思惟即起诣佛，及五百比丘俱共诣佛所，稽首足下住坐一面。佛告难陀及诸比丘：“当为汝说经，初语亦善，中语亦善，竟语亦善，分别其义，微妙具足净修梵行。当为汝说，人遇母生受胞胎时。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“唯然，世尊。”贤者难陀受教而听。

佛告难陀：“何故母不受胎？于是父母起尘染心，因缘合会，母有佳善心志于存乐，神来者至前，母有所失精，或父有所失、母无所失，或父清净、母不清洁，或母洁净、父不洁净，或母尔时藏所究竟，即不受胎。如是究竟，或有成寒，或时声近有灭其精，或有满，或如药，或如果中央，或如荜茇中子，或如生果子，或如鸟目，或如懿沙目，或如舍竭目，或如祝伽目，或如眼瞳子，或如树叶，或合聚如垢，于是或深，或上深，或无器胎，或近音声，或坚核如珠，或为虫所食，或近左，或近右，或大清，或卒暴，或不调均当左反右，或如水瓶，或如果子，或如[花-化+狼]蓐，或有众瑕，或诸寒俱，或有热多，或父母贵、来神卑贱，或来神贵、父母卑贱，是故不相过生。等行等志，俱贵俱贱，心同不异则入母胎。何故母不受胎？无前诸杂错事、不和调事，等意同行，俱贵俱贱，宿命因缘当应生子。来神应遇父母而当为子，于时精神或怀二心所念各异，如是之事则不和合不得入胎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云何得入处母胞胎？其薄福者则自生念：‘有水冷风于今天雨，有大众来欲捶害我，我当走入大[廿/積]草下，或入叶[廿/積]诸草众聚，或入溪涧深谷，或登高峻，无能得我，得脱冷风及大雨、大众，于是入屋。’福厚得势心自念言：‘今有冷风而天大雨及诸大众，我当入屋上大讲堂，当在平阁升于床榻。’”

佛语阿难：“神入母胎所念若干各异不同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神入彼胎则便成藏。其成胎者，父母不净精亦不离，父母不净又假依倚，因缘和合而受胞胎，以故非是父母不离父母。譬如，阿难，酪瓶如器盛酪以乳著中，因缘盛酪或为生酥，假使独尔不成为酥，不从酪出酥亦不离酪，因缘和合乃得为酥。如是，阿难，不从父母不净成身，亦不离父母成身，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譬如生草菜因之生虫，虫不从草菜出，亦不离草菜依生草菜

，以为因缘和合生虫，缘是之中虫蠹自然。如是，阿难，不从父母不净，不离父母不净成身，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。譬如，阿难，因小麦出虫，虫不出小麦，亦不离小麦，因小麦为缘而得生虫，因是和合自然生虫。如是，阿难，不从父母不净，不离父母不净成身，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，得立诸根及与四大。譬如，阿难，因波达果而生虫，虫不从波达果出，亦不离波达果，因波达果为缘自然得生。如是，阿难，不从父母不净，不离父母不净成身，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，得立诸根及与四大。譬如，阿难，因酪生虫，虫不从酪出，亦不离酪，以酪为缘自然生虫。如是，阿难，不从父母不净，不离父母不净成身，因父母为缘而成胞胎，得立诸根及与四大，因父母缘则立地种谓诸坚者、软湿水种、热暖火种、气息风种。假使，阿难，因父母故成胞胎者而为地种，水种令烂，譬如麩中及若肌肤得对便烂。假使因父母成胞胎，便为水种不为地种，用薄如湿故也，譬如油及水。又阿难，水种依地种不烂坏也，地种依水种而无所著。假使，阿难，父母因缘成胞胎者，地种则为水种，火种不得依也，则坏枯腐。譬如夏五月盛暑时，肉中因火种，尘垢秽臭烂坏则就臭腐。如是，阿难，假使因父母胎成地种者，及水种者，其于火种不腐坏败而没尽也。假使，阿难，因父母胎成地种及水种者，当成火种无有风种，风种不立不得长大则不成就。又阿难，神处于内，缘其罪福得成四大，地水火风究竟摄持，水种分别，火种因号，风种则得长大因而成就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譬如莲藕生于池中，清静具足，花合未开，风吹开花令其长大而得成就。如是，阿难，神处于内，因其罪福得成四大，成就地种，摄持水种，分别火种，因号风种而得长大，稍稍成就，非是父母胞胎之缘。人神遇生也，非父母福，亦非父体，亦非母体，因缘得合也。非空因缘，亦非众缘，亦非他缘，又有俱施同其志愿，而得合会成胚里胞胎。譬如，阿难，五谷草木之种，完具不腐不虫，耕覆摩地，肥地下种生茂好。于阿难意云何？其种独立因地水号，成其根茎枝叶花实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阿难，不从父母构精如成胞里，不独父母遗体，亦不自空因缘也。有因缘合成，四大等合因缘等现，得佛胞里而为胚胎。譬如，阿难，有目明眼之人，若摩尼珠阳燧向日盛明，正中之时以燥牛粪，若艾若布，寻时出火则成光焰。计彼火者不从日出，不从摩尼珠，阳燧艾生亦不离彼。又阿难，因缘合会因缘俱至，等不增减而火得生。胚胎如是，不从父母不离父母，又缘父母不净之精，得成胞里因此成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之识因得号字，缘是得名由本成色，以此之故号之名色。又阿难，所从缘起，吾不称叹往返终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譬如少所疮病臭处非人所乐，岂况多乎？少所穿漏瑕秽，何况多乎？如是，阿难，少所周旋在于终始，非吾所叹，何况久长？所以者何？所有终没周旋诸患，甚为勤苦，谁当乐乎？欣悦臭处，入母胚胎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彼始七时受母胎里，云何自然而得成胎？始卧未成就时，其胎自然亦复如是，七日处彼停住而不增减，转稍而热，转向坚固则立地种，其软湿者则为水种，其中暖者则为火种，关通其中则为风种。

“第二七日有风名展转，而徐起吹之，向在左胁或在右胁，而向其身聚为胞里，犹如酪上肥，其精转坚亦复如是。彼于七日转化如熟，其中坚者则立地种，其软湿者则为水种，其熅燻者则为火种，间关其间则为风种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三七日其胎之内于母腹中，有风名声门，而起吹之，令其胎里转就凝坚。凝坚何类？如指著息疮息肉坏，精变如是。住中七日转化成熟，彼其坚者则为地种，软湿者则为水种，其熅燻者则为火种，间关其内则为风种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四七日，其胎之内母藏起风名曰饮食，起吹胎里令其转坚。其坚何类？譬如含血之类有子，名曰不注，其坚如是。住彼七日转化成熟，彼其坚者则为地种，软湿则为水种，熅燻则为火种，间关其内则为风种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五七日，其胎之内于母腹中藏，次有风起名曰导御，吹其坚精变为体形，成五处应瑞，两腋、两肩、一头。譬如春时天降于雨，雨从空中堕长养树叶枝，其胎如是，其母藏内化成五应，两腋、两肩及其头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六七日，其胎在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为水，吹其胎里令其身变化，成四应瑞，两膝处、两肘处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七七日，其胎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回转，吹之令变更成四应瑞，两手曼、两臂曼。稍稍自长柔濡软弱，譬如聚沫干燥时，其胚里内四应如是，两手、两足诸曼现处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八七日，其胎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退转，吹其胎里现二十应处，十足指处、十手指处。譬如天雨从空中堕，流澍觚枝使转茂盛；时胚胎内于腹藏起二十裔，足十指处、手十指处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九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风起吹变九孔，两眼、两耳、两鼻孔、口处，及下两孔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风起名曰瘞短，吹其胎里急病暴卒，而甚坚强在中七日。其夜七日自然风起名曰普门，整理其体，犹如坚强具足音声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一七日，胞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理坏，吹其胎里整理其形安正诸散，令母驰走不安，烦躁扰动举动柔迟，好笑喜语戏笑歌舞

，风起泪出。如是如坐母胞胎，成时喜申手脚。其胎转向，成时诸散合立。有风名柱转，趣头顶散其顶上令其倒转。譬如锻师排囊吹从上转之，如是，阿难，其柱转风上至其项，于项上散转复往反。其风在项上旋，开其咽口及身中脐，诸曼之指令其穿漏，其侵转令成就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二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肤面，吹其胎里令成肠胃左右之形。譬如莲华根著地，其肠成就，依倚于身亦复如是，为十八空经缕沟坑。于其七日自然化风名曰弃毛，吹生其舌及开其眼，成身百节令具足成就，不减依倚生万一千节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三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觉身体羸又觉饥渴，母所食饮入儿体中。儿在胎中，母所食饮，儿因母大长养身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四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有风名曰经缕门，吹其精体生九万筋。二万二千五百在身前，二万二千五百在背，二万二千五百在左肋，二万二千五百在右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五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红莲花，名曰波昙，吹其儿体令安二十脉。五脉引在身前，五脉引在背，五脉引在左肋，五脉引在右肋。其脉之中，有无央数不可称计若干种色，各各有名现目，次名力势，又名住立，又名坚强。又一种色，或有青色、白色，白色为赤，赤色为白，或有白色为黄，或缥变色、酥色、酪油色。生热杂错，熟热杂错。其二十脉，一一有四十眷属，合八百脉。二百在身前，二百在背，二百在左，二百在右，二百二力二尊二力势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其八百脉，一一之脉有万眷属，合为八万脉。二万在胸腹，二万在背，二万在左，二万在右。其八万脉，有无数空不可计。有一空，次二、次三至于七。譬如莲华茎多有众孔，次第生一孔、二孔、三孔至于七孔。如是，阿难，其八万脉亦复如是，有无数根空不可称计，有一次、二次、三至于七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其诸脉与毛孔转相依因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六七日，其胞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无量，吹其儿体，正其骨节，各安其处，开通两目、两耳、鼻孔、口门及其项颈，周匝定心令其食饮流通无碍。有所立处诸孔流出流入，逆顺随体令不差错，设使具足无所拘滞。譬如陶家作瓦器师，若其弟子和泥调好，以作坏形捶拍令正，补治上下令不缺漏安著其处。如是，阿难，罪福因缘自然有风，变其形体，开其眼睛、耳鼻口唇、咽喉项颈，开其心根令所食饮皆使得通，诸孔出入无挂安其食饮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七七日，其胎里内于母腹藏，自然有风名耗牛面，吹其



儿体开其眼睛，令使净洁使有光曜，及耳二精鼻口门，皆令清洁光曜无瑕。譬如，阿难，如摩镜师弟子，取不净镜刮治揩摩，以油发明去其瑕秽光彻内外。如是，阿难，罪福因缘自然化风，开其眼耳鼻口，令其清净开通无瑕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八七日，其胎里内于母腹藏，除若干瑕悉使清净。譬如月城郭若人宫殿，有风名曰大坚强，其风极大旋吹宫殿擎持游行，自然清净究竟无瑕。其胎如是，母之腹藏诸入之精，为风所吹自然鲜明究竟具足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十九七日，在胚胎中即得四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，初在母腹即获三根，身根、心根、命根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[革+印][革+亢]，吹小儿体，在其左足，令生骨节，倚其右足而吹成骨。四骨处膝，二骨在腓，三骨在项，十八骨在背，十八骨在肋，十三骨在掌，各有二十骨在左右足，四骨在肘处，二骨在腓处，二骨在肩，十八骨在颈，三骨在轮耳，三十二骨在口齿，四骨在头。譬如，阿难，机关木师，若画师作木人，合诸关节，先治材木，合集令安，绳连关木，及作经押，以绳关连，因成形像，与人无异。如是，阿难，罪福所化自然有风，吹成色貌，变为骨节，因缘化成。在此二十七日中，于其腹中应时在身，生二百微细骨与肉杂合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一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所有，吹其儿体令出肌肉。譬如，阿难，工巧陶师作妙瓦器、罌瓮、盆瓠令具足成。阿难，其所有风吹其儿身，令肌肉生亦复如是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二十二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有风名曰度恶，吹其儿体令生音声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三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有风名曰针孔清净，吹其儿身令其生革稍稍具足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四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有风名曰坚持，吹其儿身申布其革令其调均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五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名曰闻在持，吹其儿体扫除其肌皆令滑泽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六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化风吹其儿体。假使前世有恶罪行诸殃来现，于诸十恶或复慳贪爱惜财物不能施与，不受先圣师父之教，其应清净长大更成短小，其应粗大则更尪细，应清净长大更粗大，当多清净反更得少，当应少者反成为多，当应清洁反得垢浊，当应垢浊反得净洁，当应雄反成非雄，所不乐雄反为贼雄，当所求者反不得之，志所不乐而自然至，当应为黑而反成黄，当应黄而反成黑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其本宿所种诸恶自然得之，或复为盲聋，喑哑患痴，身生

癍疮，生无眼目，口不能言，诸门隔闭，跛蹇秃痿，本自所作自然得之，父母所憎违失法义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阿难，宿命所种非法之行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假使其人前世奉行众德，不犯诸恶，诸善来趣，谓十德行，喜于惠施无慳垢心，奉受先圣师父之命，身中诸节，应当长者即清净长，应当鲜洁自然鲜洁，应粗清净即粗清净，应当细小即多细小，应多清净即多清净，应少清净即少清净，应滑鲜洁即滑鲜洁，应当忍少即便忍少，应当为雄即成为雄，所乐好声即得好声，所乐瓔珞即得宝瓔，应当为黑即成为黑，所乐言语即得所乐。如是，阿难，随宿所种功德诸为善，自然为众生所喜见，端正好洁色像第一，其身口意所求所作所愿，则得如意。所以者何？是故，阿难，宿命所种自然得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假使有男，即趣母右肋累趺坐，两手掌著面背外，面向其母，生藏之下熟藏之上，五系自缚如在革囊。假使是女，在母腹左肋累趺坐，手掌博面，生藏之下熟藏之上，五系自缚如在革囊。假使母多食其儿不安，食太少其儿不安，食多膩其儿不安，食无膩其儿不安。大热大冷，欲得利不利，甜醋粗细，其食如是，或多少而不调均，儿则不安。习色欲过差，儿则不安。在风过差，儿则不安。或多行来驰走有所度越，或上树木，儿则不安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儿在母腹勤苦懊恼，众患诸难乃如是乎！俗人自谓生在安处，其若如是，何况恶趣勤剧之患，诸苦艰难不可譬喻！谁当乐在母胞胎乎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八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即起八念，乘骑想、园观想、楼阁间想、游观想、床榻想、流河想、泉水想、浴池想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二十九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中自然有风名曰髓中间，持其皮肤使其净洁，颜色固然随其宿行。宿作黑行色现为黑，形体如漆；宿作不白不黑行，色现不白不黑；体像一貌宿行素无光润，色现素无光润；普身一等，宿行白色面貌，正白普体亦然；宿行黄色面貌，黄色普体亦然。阿难，是世间人有是六色，随本所种自然获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三十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风起吹其儿体令生毛发，随宿所行，或令其儿毛发正黑妙好无量，或生发黄人所不喜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三十一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儿身转大具足。第三十二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儿身自成无所乏少。等三十三七日，等三十四七日，第三十五七日，第三十六七日，儿身成满骨节坚实，在于胞里不以为乐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三十七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生念如在罗网欲得走出，为不净想、瑕秽之想、牢狱之想、幽冥之想，不以为乐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第三十八七日，在其胞里于母腹藏，自然有华风名曰何所垂

趣，吹转儿身令应所在，下其两手当来向生，从其缘果吹其儿身，脚上头下向于生门。假使前世作诸恶行，临当生时脚便转退反其手足，困于其母或失身命，其母懊恼患痛无量。假使前世作德善行终其长寿，则不回还命不中尽，其母缘此不遭苦恼无数之患。彼于三十八七日，则遭大苦无极之患愁忧不乐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生死之苦甚为勤剧！人生若男或生女，适生堕地痛不可言，甚不善哉，懊恼辛酸！或以衣受触其形体，若以衾受卧著所处，或在床上或置于地，或覆、或露、或在暑热、或寒冷，因是之故遭其苦患酷剧难称。譬如，阿难，蛇虺牛之皮所悬著处；若在壁上即化为虫还食其皮；若使树木、苗草、陂水设复在虚空中所倚，即自生虫还食其形，在所依倚则亦生虫还食其形。儿始生时则以手受，苦痛懊恼不可称限，或以衣受触如前。其形体或稍以长大饥渴寒热，其母小心推燥居湿养育除其不净，所谓先圣法律，正是其母乳哺之恩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勤苦，谁当乐处父母胚胎？儿生未久揣饭养身，身即生八万种虫，周遍绕动食儿身体。发本虫名曰舌舐，依于发根食其发。虫名在修行道地中：一名舌舐，二名重舐，三种在头上，名曰坚固伤损毁害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人身苦恼如是，八万种虫晨夜食其形体，令人羸疲少气疲极，令身得病或成寒热，众患苦恼不可数也！烦躁苦极，饥亦极行复极住亦极！设身有病，复求医药欲除其病。在母胎时苦不可言，既生为人极寿百岁或长或短。百岁之中凡更百春、百夏、百秋、百冬。百岁之中更千二百月，春更三月、夏更三月、秋更三月、冬更三月。百岁之中分其明白青冥部，凡更二千四百十五日，春更六百十五日，夏更六百十五日，秋更六百十五日，冬更六百十五日。百岁之中，凡更七万二千饭，春更万八千食，夏更万八千食，秋更万八千食，冬更万八千食，或慵不食时，或嗔不食时，或食穷乏时，或有所作不食时，醉放逸不食时，或斋不食时，皆在七万二千饭中。如是，阿难，勤苦厄恼，谁当乐处母胚胎？如是众患匆匆未曾得安，众缘所缚，或眼痛病，或耳鼻口舌齿痛、腩脚、咽喉短气、腰脊臂肘卷腕，诸百节病痛诸患，风寒诸热、疥癩、虚痔、恶疮痈疽、黄疸咳逆、颠狂、盲聋喑哑、痴瘵疣赘癰[病-丙+歛]、百节烦疼、臌胀[病-丙+帶]下、身体浮肿。如是，阿难，地水火风，一增则生百病。风适多则百病生，热多则生百病，寒多则生百病，食多则增百病。三事合会风寒热聚，四百四病同时俱起，何况其余不可计患！或截手、或截脚耳鼻、或斩头、或锁系，鞭杖撻笞，闭在牢狱拷掠加刑，或畏于人、或畏非人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之难，勤苦旷野蚊虻虱蚤、蜂螫之难，虎、狼、师子、蛇虺之惧。如是计之苦不可言，有多所求种勤苦根，不得则忧，有所志乐不如意，既所得当复守护，生业勤苦有所获得志愿无厌，尘劳之恼多所妨碍！”

佛语阿难：“取要言之，五阴则苦，诸入、诸衰思想多念由此生苦。因斯起其僇慢自贡高，自在心走不安，一一诸义当观自然。譬如车轮不在一处，卧起在床在地歌舞戏笑，当观苦想。假使经行，坐起行步常当思苦，懊恼众患不可称数，无有一可快！所经行处不起安想，止顿坐而不行不在床榻，亦当知之勤苦。”

阿难言：“勿起安想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设在威仪而不休息，则有若干无量苦，与心自想念谓安不苦。如是，阿难，生死难乐，计有二患，自观身苦，为他人苦，观此二义当自察之：‘吾虽出家何因致慧？得报果实安隐无患，所从受食、衣被床卧、病瘦医药，令其主人得大果报，获大光焰无极普义！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当学如此。于阿难意云何？色为有常、无常？”

阿难答曰：“无常，天中天。”

“设无常为苦、不苦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甚苦，天中天。”

“又无常事，当复离别法不常在。贤圣弟子闻讲此义，宁当发念有吾有我是我所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“色、痛痒、生死、识有常、无常？”

答曰：“无常。”

曰：“假使为无常，为苦为安？贤圣弟子闻讲说此，宁有吾有我是我所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“是故，阿难，计一切色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者，内外粗细微妙瑕秽，若远若近无我无彼亦非我身，明达智者即观如平等不耶！假使，阿难，贤圣弟子，厌于色者、痛痒思想生死识者，设使能厌则离尘垢，离尘垢则度。设志于度至度，见慧尽于生死，称扬梵行身所作则办，则度彼岸示在此际。”

佛说是经时，贤者阿难得诸法眼生，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。贤者阿难、五百弟子、诸天龙神，闻经欢喜。